

金圣叹评点

西厢记

[元] 王实甫 著 [清] 金圣叹 评点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金 圣 叹 评 点

西 厢 记

[元] 王实甫 著 [清] 金圣叹 评点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金圣叹评点西厢记 / (元) 王实甫著; (清) 金圣叹
评点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8. 7

ISBN 978-7-5325-4802-6

I. 金… II. ①王…②金… III. 杂剧—剧本—中国—元
代 IV. I23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85130 号

金圣叹评点西厢记

[元] 王实甫 著

[清] 金圣叹 评点

创意策划 / 李保民

封面设计 / 严克勤

版式装帧 / 王剑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路 邮编: 200020)

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发行经销 /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制 版 /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
印 刷 /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7 × 1092 1/18 印张 10 $\frac{4}{18}$

版 次 / 2008 年 7 月第 1 版

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/ 1—5,300

ISBN 978-7-5325-4802-6/I · 1971

定 价 / 3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

出版说明

元代杰出的戏曲家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，主要内容取材于唐代诗人元稹的传奇小说《会真记》和金代说唱艺人董解元的《西厢记诸宫调》中的崔、张恋爱故事，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的一部影响深远的杂剧。

清初，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又对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加以评点，名为《第六才子书》，这是因为金氏特别推崇屈原的辞赋、庄周的哲理散文、司马迁的传记文、杜甫的诗歌、施耐庵的小说、王实甫的戏曲，认为此六家作品分别代表了古代不同文学体裁的最高成就，遂依次分别以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才子书相称。

这个评点本自问世后，风靡海内，数百年间在各本《西厢记》中重版极多、流行甚广、影响巨大，成为无数读者最为熟悉喜爱的版本之一。在金评《西厢记》中，金圣叹从审美的视角，对《西厢记》的构思技巧、剧情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分析批评，均有独到的见解，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欣赏这部剧作的精彩所在，语言生动活泼，富有艺术感染力。

在过去的几年中，我社已经陆续整理出版了富有特色的图文本《红楼》、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四大古典名著小说，受到读者广泛的好评。让视觉印象与文字感受融为一体，陶冶读者的性情，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，是我社普及古典文学名著的一贯追求。金评本《西厢记》是古典文学园地中的一朵奇葩，为满足读者的需求，此次出版，特搜求荟萃数百年来罕见珍稀的版刻插图，精心设计，使之图文互动，希望能给读者阅读时带来新的愉悦的感受。

本书据康熙铜活字印本整理。为避免繁琐，对于书中的讹误之处，参照别本径行改正，不出校记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金圣叹评点西厢记

圣叹外书

序一曰：恸哭古人

或问于圣叹曰：《西厢记》何为而批之刻之也？圣叹悄然动容，起立而对曰：嗟乎！我亦不知其然，然而于我心则诚不能自己也。今夫浩荡大劫，自初迄今，我则不知其有几万万年月也。几万万年月皆如水逝云卷，风驰电掣，无不尽去，而至于今年今月而暂有我。此暂有之我，又未尝不水逝云卷，风驰电掣而疾去也。然而幸而犹尚暂有于此。幸而犹尚暂有于此，则我将以何等消遣而消遣之？我比者亦尝欲有所为，既而思之：且未论我之果得为与不得为，亦未论为之果得成与不得成；就使为之而果得为，乃至为之而果得成，是其所为与所成，则有不水逝云卷、风驰电掣而尽去耶？夫未为之而欲为，既为之而尽去；我甚矣，叹欲有所为之无益也！然则我殆无所欲为也。夫我诚无所欲为，则又何不疾作水逝云卷，风驰电掣，顷刻尽去，而又自以犹尚暂有为大幸甚也？甚矣，我之无法而作消遣也！细思我今日之如是无奈，彼古之人独不曾先我而如是无奈哉！我今日所坐之地，古之人其先坐之；我今日所立之地，古之人之立之者，不可以数计矣。夫古之人之坐于斯，立于斯，必犹如我之今日也。而今日已徒见有我，不见古人。彼古人之在时，岂不默然知之？然而又自知其无奈，故遂不复言之也。此真不得不致憾于天地也，何其甚不仁也！既已生我，便应永在；脱不能尔，便应勿生。如之何本无有我，我又未尝哀哀然丐之曰“尔必生我”，而无端而忽然生我；无端而忽然生者，又正是我；无端而忽然生一正是之我，又不容之少住；无端而忽然生之，又不容少住者，又最能闻声感心，多有悲凉。嗟乎，嗟乎！我真不知何处为九原，云何起古人。如使真有九原，真起古人，岂不同此一副眼泪，



同欲失声大哭乎哉？乃古人则且有大过于我十倍之才与识矣。彼谓天地非有不仁，天地亦真无奈也。欲其无生，或非天地；既为天地，安得不生？夫天地之不得不生，是则诚然有之，而遂谓天地乃适生我，此岂理之当哉？天地之生此芸芸也，天地殊不能知其为谁也；芸芸之被天地生也，芸芸亦皆不必自知其为谁也。必谓天地今日所生之是我，则夫天地明日所生之固非我也。然而天地明日所生又各自以为我，则是天地反当茫然不知其罪之果谁属也。夫天地真未尝生我，而生而适然是我，是则我亦听其生而已矣。天地生而适然是我，而天地终亦未尝生我，是则我亦听其水逝云卷、风驰电掣而去而已矣。我既前听其生，后听其去，而无所于惜；是则于其中间幸而犹尚暂在，我亦于无法作消遣中随意自作消遣而已矣。得如诸葛公之“躬耕南阳，苟全性命”可也，此一消遣法也。既而又因感激三顾，许人驱驰，食少事烦，至死方已，亦可也，亦一消遣法也。或如陶先生之不愿折腰，飘然归来，可也，亦一消遣法也。既而又为三句九食，饥寒所驱，叩门无辞，至图冥报，亦可也，又一消遣法也。天子约为婚姻，百官出其门下，堂上建牙吹角，堂后品竹弹丝，可也，又一消遣法也。日中麻麦一餐，树下冰霜一宿，说经四万八千，度人恒河沙数，可也，又一消遣法也。何也？我固非我也。未生已前非我也，既去已后又非我也。然则今虽犹尚暂在，实非我也。既已非我，我欲云何？抑既已非我，我何不云何？且我而犹望其是我也，我决不可以有少误我；而既已决非我矣，我如之何不听其或误乃至或大误耶？误而欲以非我者为我，此固误也，然而非我者则自误也，非我之误也；又误而欲以此我作诸郑重，极尽宝护，至于不免呻吟啼哭，此固大误也，然而非我者则自大误也，非我之大误也。又误而至欲以此我，穷思极虑，长留痕迹，千秋万世，传道不歇，此固大误之大误也。然而总之：非我者则自大误大误也，非我之大误大误也。既已误其如此，于是而以非我者之日月，误而任我之唐突可也；以非我者之才情，误而供我之挥霍可也；以非我者之左手，误为我摩非我者之腹，以非我者之右手，误为我拈非我者之须，可也。非我者撰之，我吟之；非我者吟之，我听之。非我者听之，我足之蹈之，手之舞之。非我者足蹈之、手舞之，我思有以不朽之。皆可也。砚，我不知其为何物也，既已同谓之“砚”矣，我亦谓之“砚”，可也；墨，我不知其为何物也，笔，我不知其为何物也，纸，我不知其为何物也，手，我不知其为何物也，心思，我不知其为何物也，既已同谓之云云矣，我亦谓之云云，可也。窗明几净，此何处也？人曰“此处”，我亦谓之“此处”



也；风清日朗，此何日也？人曰“今日”，我亦谓之今日也。蜂穿窗而忽至，蚁缘槛而徐行，我不能知蜂蚁，蜂蚁亦不知我。我今日而暂在，斯蜂蚁亦暂在；我倏忽而为古人，则是此蜂亦遂为古蜂、此蚁亦遂为古蚁也。我今日天清日朗、窗明几净、笔良砚精、心撰写，伏承蜂蚁来相照证，此不世之奇缘，难得之胜乐也。若后之人之读我今日之文，则真未必知我今日之作此文时，又有此蜂与此蚁也。夫后之人而不能知我今日之有此蜂与此蚁，然则后之人竟不能知我今日之有此我也。后之人之读我之文者，我则已知之耳。其亦无奈水逝云卷，风驰电掣，因不得已而取我之文自作消遣云尔。后之人之读我之文，即使其心无所不得已，不取作消遣，然而我则终知之耳。是其终亦无奈水逝云卷、风驰电掣者耳。我自深悟夫误亦消遣法也，不误亦消遣法也，不误不妨仍误亦消遣法也。是以如是其刻苦也。刻苦也者，欲其精妙也；欲其精妙也者，我之孟浪也；我之孟浪也者，我既了悟也；我既了悟也者，我本无谓也；我本无谓也者，仍即我之消遣也。我安计后人之知有我与不知有我也？嗟乎！是则古人十倍于我之才识也。我欲恸哭之，我又不不知其为谁也。我是以与之批之刻之也。我与之批之刻之以代恸哭之也。夫我之恸哭古人，非恸哭古人，此又一我之消遣法也。



序二曰：留赠后人

前乎我者为古人，后乎我者为后人。古之人与后人，则皆同乎？曰：皆同。古之人不见我，后之人亦不见我；我既已皆不见，则皆属无亲。是以谓之皆同也。然而我又忽然念之：古之人不见我矣，我乃无日而不思之；后之人亦不见我，我则殊未尝或一思之也。观于我之无日不思古人，则知后之人之思我必也；观于我之殊未尝或一思及后人，则知古之人之不我思，此其明验也。如是，则古人与后人又不皆同。盖古之人非惟不见，又复不思，是则真可谓之无亲。若夫后之人之虽不见我而大思我，其不见我，非后人之罪也，不可奈何也。若其大思我，此真后人之情也。如之何其谓之无亲也？是不可以无所赠之，而我则将如之何其赠之？后之人必好读书，读书者必仗光明。光明者，照耀其书所以得读者也。我请得为光明以照耀其书，而以为赠之，则如日月，天既有之，而我又不能以其身为之膏油也。可奈何？后之人既好读书，读书者必好友生。友生者，忽然而来，忽然而去；忽然而不来，忽然而不去。此读书而喜，则此读之，令彼听之；此读书而疑，则彼读之，令此听之。既而并读之，并听之。既而并坐不读，又大欢笑之者也。我请得为友生，并坐、并读、并听、并笑而以为赠之。则如我之在时，后人既未及来；至于后人来时，我又不复还在也。可奈何？后之人既好读书，又好友生，则必好彼名山大河，奇树妙花。名山大河、奇树妙花者，其胸中所读之万卷之书之副本也。于读书之时，如入名山，如泛大河，如对奇树，如拈妙花焉。于入名山、泛大河、对奇树、拈妙花之时，如又读其胸中之书焉。后之人既好读书，又好友生，则必好于好香、好茶、好酒、好药。好香、好茶、好酒、好药者，读书之暇，随意消息，用以宣导沉滞、发越清明、鼓荡中和、



补助荣华之必资也。我请得化身百亿，既为名山、大河、奇树、妙花，又为好香、好茶、好酒、好药，而以为赠之。则如我自化身于后人之前，而后人乃初不知此之为我之所化也。可奈何？后之人既好读书，必又好其知心青衣。知心青衣者，所以霜晨雨夜，侍立于侧，异身同室，并兴齐住者也。我请得转我后身便为知心青衣，霜晨雨夜，侍立于侧而以为赠之。则如可以鼠肝，又可以虫臂。伟哉造化！且不知彼将我其奚适也。可奈何？无已，则请有说于此：择世间之一物，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者；择世间之一物，其力必能至于后世，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者；择世间之一物，其力必能至于后世，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，而我适能尽智竭力，丝毫可以得当于其间者。夫世间之一物，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者，则必书也。夫世间之书，其力必能至于后世，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者，则必书中之《西厢记》也。夫世间之书，其力必能至于后世，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，而我适能尽智竭力，丝毫可以得当于其间者，则必我今日所批之《西厢记》也。夫我今日所批之《西厢记》，我则真为后之人思我，而我无以赠之，故不得已而出于斯也。我真不知作《西厢记》者之初心其果如是，其果不如是也。设其果如是，谓之今日始见《西厢记》可；设其果不如是，谓之前日久见《西厢记》，今日又别见圣叹《西厢记》可。总之，我自欲与后人少作周旋，我实何曾为彼古人致其矻矻之力也哉？





读第六才子书《西厢记》法

一、有人来说《西厢记》是淫书，此人后日定堕拔舌地狱。何也？《西厢记》不同小可，乃是天地妙文。自从有此天地，他中间便定然有此妙文，不是何人做得出来，是他天地直会自己劈空结撰而出。若定要说是一个人做出来，圣叹便说此一个人即是天地现身。

二、《西厢记》断断不是淫书，断断是妙文。今后若有人说是妙文，有人说是淫书，圣叹都不与做理会。文者见之谓之文，淫者见之谓之淫耳。

三、人说《西厢记》是淫书，他止为中间有此一事耳。细思此一事，何日无之，何地无之？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，便废却天地耶？细思此身自何而来，便废却此身耶？一部书，有如许绵绵洋洋无数文字，便须看其如许绵绵洋洋是何文字，从何处来，到何处去，如何直行，如何打曲，如何放开，如何捏聚，何处公行，何处偷过，何处慢摇，何处飞渡。至于此一事，直须高阁起不复道。

四、若说《西厢记》是淫书，此人只须扑，不必教。何也？他也只是从幼学一冬烘先生之言，一入于耳，便牢记在心，他其实不曾眼见《西厢记》，扑之还是冤苦。

五、若眼见《西厢记》了，又说是淫书，此人则应扑乎？曰：扑之亦是冤苦，此便是冬烘先生耳。当初造《西厢记》时，原发愿不肯与他读，他今日果然不读。

六、若说《西厢记》是淫书，此人有大功德。何也？当初造《西厢记》时，发愿只与后世锦绣才子共读，曾不许贩夫、皂隶也来读。今若不是此人揎拳捋臂，拍凳捶床，骂是淫书时，其势必至无人不读，泄尽天地妙秘，圣叹大不欢喜。

七、《世说新语》云：“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一篇，旧是难处。”



开春无事，不自揣度，私与陈子瑞躬，风雨联床，香炉酒杯，纵心纵意，处得一上。自今以后，普天下锦绣才子，同声相应，领异拔新，我二人便做支公、许史去也。

八、圣叹《西厢记》，只贵眼照古人，不敢多让。至于前后著语，悉是口授小史，任其自写，并不更曾点窜一遍，所以文字多有不当意处。盖一来虽是圣叹天性贪懒，二来实是《西厢》本文珠玉在上，便教圣叹点窜杀，终复成何用？普天下后世，幸恕仆不当意处，看仆眼照古人处。

九、圣叹本有“才子书”六部，《西厢记》乃是其一。然其实六部书，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。如读《西厢记》，实是用读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手眼读得；便读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，亦只用读《西厢记》手眼读得。如信仆此语时，便可将《西厢记》与子弟作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读。

十、子弟至十四五岁，如日在东，何书不见？必无独不见《西厢记》之事。今若不急将圣叹此本与读，便是真被他偷看了《西厢记》也。他若得读圣叹《西厢记》，他分明读了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。

十一、子弟欲看《西厢记》，须教其先看《国风》。盖《西厢记》所写事，便全是《国风》所写事。然《西厢记》写事曾无一笔不雅驯，便全学《国风》写事曾无一笔不雅驯；《西厢记》写事曾无一笔不透脱，便全学《国风》写事曾无一笔不透脱。敢疗子弟笔下雅驯不透脱、透脱不雅驯之病。

十二、沉潜子弟，文必雅驯，苦不透脱；高明子弟，文必透脱，苦不雅驯。极似分道扬镳，然实同病别发。何谓同病？只是不换笔。盖不换笔，便道其不透脱；不换笔，便道其不雅驯也。何谓别发？一是停而不换笔，一是走而不换笔。盖停而不换笔，便有似于雅驯而实非雅驯；走而不换笔，便有似于透脱而实非透脱也。夫真雅驯者，必定透脱；真透脱者，必定雅驯。问谁能之？曰《西厢记》能之。夫《西厢记》之所以能之，只是换笔也。

十三、子弟读得此本《西厢记》后，必能自放异样手眼，另去读出别部奇书，遥计一二百年之后，天地间书，无有一本不似十日并出，此时则彼一切不必读、不足读、不耐读等书亦既废尽矣，真一大快事也！然实是此本《西厢记》为始。

十四、仆昔因儿子及甥侄辈，要他做得好文字，曾将《左传》、《国策》、《庄》、《骚》、《公》、《谷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、韩、柳、三苏等书，杂选一百余篇，依张侗初先生《必读古文》旧名，只加“才子”二字，名曰《才子必读书》。盖致望读之者之必为才子也。久

欲刻布请正，苦因丧乱，家贫无赀，至今未就。今既呈得《西厢记》，便亦不复更念之矣。

十五、文章最妙是目注彼处，手写此处。若有时必欲目注此处，则必手写彼处。一部《左传》，都用此法。若不解其意，而目亦注此处，手亦写此处，便一览已尽。《西厢记》最是解此意。

十六、文章最妙是目注此处，却不便写，却去远远处发来，迤迤写到将至时，便且住；却重去远远处更端再发来，再迤迤又写到将至时，便又且住。如是更端数番，皆去远远处发来，迤迤写到将至时，即便住，更不复写出目所注处，使人自于文外瞥然亲见。《西厢记》纯是此一方法，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亦纯是此一方法。最恨是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急不得呈教。

十七、文章最妙是先觑定阿堵一处，已却于阿堵一处之四面，将笔来左盘右旋，右盘左旋，再不放脱，却不擒住。分明如狮子滚球相似，本只是一个球，却教狮子放出通身解数，一时满棚人看狮子，眼都看花了，狮子却是并没交涉，人眼自射狮子，狮子眼自射球。盖滚者是狮子，而狮子之所以如此滚，如彼滚，实都为球也。

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便纯是此一方法，《西厢记》亦纯是此一方法。

十八、文章最妙是这一刻被灵眼觑见，便于这一刻放灵手捉住。盖于略前一刻亦不见，略后一刻便亦不见，恰恰不知何故，却于这一刻忽然觑见，若不捉住，便更寻不出。今《西厢记》若干文字，皆是作者于不知何一刻中灵眼忽然觑见，便疾捉住，因而直传到如今。细思万千年以来，知他有何限妙文，已被觑见，却不曾捉得住，遂总付之泥牛入海，永无消息。

十九、今后任凭是绝代才子，切不可云此本《西厢记》我亦做得出也。便教当初作者而在，要他烧了此本，重做一本，已是不可复得。纵使当时作者，他却是天人，偏又会做得一本出来；然既是别一刻所觑见，便用别样捉住，便是别样文心，别样手法，便别是一本，不复是此本也。

二十、仆今言灵眼觑见，灵手捉住，却思人家子弟，何曾不觑见，只是不捉住。盖觑见是天付，捉住须人工也。今《西厢记》实又会觑见，又会捉住。然子弟读时，不必又学其觑见，一味只学其捉住。圣叹深恨前此万千年，无限妙文，已是觑见，却捉不住，遂成泥牛入海，永无消息。今刻此《西厢记》遍行天下，大家一齐学得捉住，仆实遥计一二百年后，世间必得平添无限妙文，真乃一大快事。

二十一、仆尝粥时欲作一文，偶以他缘不得便作，至于饭后方





补作之。仆便可惜粥时之一篇也。此譬如掷骰相似，略早略迟，略轻略重，略东略西，便不是此六色，而愚夫尚欲争之，真是可发一笑！

二十二、仆之为此言何也？仆尝思万万年来，天无日无云，然决无今日云与某日云曾同之事。何也？云只是山川所出之气，升到空中，却遭微风，荡作缕缕，既是风无成心，便是云无定规，都是互不相知，便乃偶尔如此。《西厢记》正然，并无成心之与定规，无非佳日闲窗，妙腕良笔，忽然无端，如风荡云。若使异时更作，亦不妨另自有其绝妙，然而无奈此番已是绝妙也，不必云异时不能更妙于此，然亦不必云异时尚将更妙于此也。

二十三、仆幼年最恨“鸳鸯绣出从君看，不把金针度与君”之二句，谓此必是贫汉自称王夷甫口不道阿堵物计耳。若果知得金针，何妨与我略度？今日见《西厢记》，鸳鸯既绣出，金针亦尽度。益信作彼语者，真乃脱空谩语汉。

二十四、仆幼年曾闻人说一笑话云：昔一人苦贫特甚，而生平虔奉吕祖。感其至心，忽降其家，见其亦贫，不胜悯之，念当有以济之。因伸一指，指其庭中磐石，灿然化为黄金，曰：“汝欲之乎？”其人再拜曰：“不欲也。”吕祖大喜，谓：“子诚如此，便可授子大道。”其人曰：“不然！我心欲此指头耳。”仆当时私谓此固戏论耳。若真是吕祖，必当便以指头与之。今此《西厢记》，便是吕祖指头，得之者处处遍指，皆作黄金。

二十五、仆思文字不在题前，必在题后。若题之正位，决定无有文字。不信，但看《西厢记》之一十六章，每章只用一句两句写题正位，其余便都是前后摇之曳之，可见。

二十六、知文在题之前，便须恣意摇之曳之，不得便到题；知文在题之后，便索性将题拽过了，却重与之摇之曳之。若不解此法，而误向正位多写作一行或两行，便如画死人坐像，无非印板衣摺，纵复费尽渲染，我见之，早向新宅中哭钟太傅矣。

二十七、横、直、波、点，聚谓之字，字相连谓之句，句相杂谓之章。儿子五六岁了，必须教其识字；识得字了，必须教其连字为句；连得五六七字为句了，必教其布句为章。布句为章者，先教其布五六七句为一章，次教其布十来多句为一章。布得十来多句为一章时，又反教其只布四句为一章，三句为一章，二句乃至一句为一章。直到解得布一句为一章时，然后与他《西厢记》读。

二十八、子弟读《西厢记》后，忽解得三个字亦能为一章，二个字亦能为一章，一个字亦能为一章，无字亦能为一章。子弟忽

解得无字亦能为一章时，渠回思初布之十来多句为一章，真成撒吞耳。

二十九、子弟解得无字亦能为一章，因而回思初布之十来多句为一章尽成撒吞，则其体气便自然异样高妙，其方法便自然异样变换，其气色便自然异样姿媚，其避忌便自然异样滑脱。《西厢记》之点化子弟不小。

三十、若是字，便只是字；若是句，便不是字；若是章，便不是句。何但不是字，一部《西厢记》，真乃并无一字。岂但并无一字，真乃并无一句。一部《西厢记》，只是一章。

三十一、若是章，便应有若干句；若是句，便应有若干字。今《西厢记》不是一章，只是一句，故并无若干句。乃至不是一句，只是一字，故并无若干字。《西厢记》其实只是一字。

三十二、《西厢记》是何一字？《西厢记》是一“无”字。赵州和尚，人问：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曰：“无！”是此一“无”字。

三十三、人问赵州和尚：“一切含灵，具有佛性，何得狗子却无？”赵州曰：“无！”《西厢记》是此一“无”字。

三十四、人若问赵州和尚：“露柱还有佛性也无？”赵州曰：“无！”《西厢记》是此一“无”字。

三十五、若又问：“释迦牟尼还有佛性也无？”赵州曰：“无！”《西厢记》是此一“无”字。

三十六、人若又问：“‘无’字还有佛性也无？”赵州曰：“无！”《西厢记》是此一“无”字。

三十七、人若又问：“‘无’字，还有‘无’字也无？”赵州曰：“无！”《西厢记》是此一“无”字。

三十八、人若又问某甲不会，赵州曰：“你是不会，老僧是无。”《西厢记》是此一“无”字。

三十九、何故《西厢记》是此一“无”字？此一“无”字，是一部《西厢记》故。

四十、最苦是人家子弟，未取笔，胸中先已有了文字。若未取笔，胸中先已有了文字，必是不会做文字人。《西厢记》无有此事。

四十一、最苦是人家子弟，提了笔，胸中尚自无有文字。若提了笔，胸中尚自无有文字，必是不会做文字人。《西厢记》无有此事。

四十二、赵州和尚，人不问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”，他不知道有





个“无”字。

四十三、赵州和尚，人问过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”，他也不记道有个“无”字。

四十四、《西厢记》正写《惊艳》一篇时，他不知道《借厢》一篇应如何。正写《借厢》一篇时，他不知道《酬韵》一篇应如何。总是写前一篇时，他不知道后一篇应如何，用煞二十分心思，二十分气力，他只顾写前一篇。

四十五、《西厢记》写到《借厢》一篇时，他不记道《惊艳》一篇是如何；写到《酬韵》一篇时，他不记道《借厢》一篇是如何。总是写到后一篇时，他不记道前一篇是如何，用煞二十分心思，二十分气力，他又只顾写后一篇。

四十六、圣叹举赵州“无”字说《西厢记》，此真是《西厢记》之真才实学，不是禅语，不是有无之“无”字。须知赵州和尚“无”字，先不是禅语，先不是有无之“无”字，真是赵州和尚之真才实学。

四十七、《西厢记》止写得三个人：一个是双文，一个是张生，一个是红娘。其余如夫人，如法本，如白马将军，如欢郎，如法聪，如孙飞虎，如琴童，如店小二，他俱不曾着一笔半笔写。俱是写三个人时所忽然应用之家伙耳。

四十八、譬如文字，则双文是题目，张生是文字，红娘是文字之起承转合。有此许多起承转合，便令题目透出文字，文字透入题目也。其余如夫人等，算只是文字中间所用之乎者也等字。

四十九、譬如药，则张生是病，双文是药，红娘是药之炮制。有此许多炮制，便令药往就病，病来就药也。其余如夫人等，算只是炮制时所用之姜、醋、酒、蜜等物。

五十、若更仔细算时，《西厢记》亦止为写得一个人。一个人者，双文是也。若使心头无有双文，为何笔下却有《西厢记》？《西厢记》不止为写双文，止为写谁？然则《西厢记》写了双文，还要写谁？

五十一、《西厢记》止为要写此一个人，便不得不又写一个人。一个人者，红娘是也。若使不写红娘，却如何写双文？然则《西厢记》写红娘，当知正是出力写双文。

五十二、《西厢记》所以写此一个人者，为有一个人，要写此一个人也。有一个人者，张生是也。若使张生不要写双文，又何故写双文？然则《西厢记》又有时写张生者，当知正是写其所以要写双文之故也。



五十三、诚悟《西厢记》写红娘止为写双文，写张生亦止为写双文，便应悟《西厢记》决无暇写他夫人、法本、杜将军等人。

五十四、诚悟《西厢记》止是为写双文，便应悟《西厢记》决是不许写到郑恒。

五十五、《西厢记》写张生，便真是相府子弟，便真是孔门子弟。异样高才，又异样苦学；异样豪迈，又异样淳厚。相其通体自内至外，并无半点轻狂、一毫奸诈。年虽二十有余，却从不知裙带之下有何缘故。虽自说颇不刺的见过万千，他亦只是从不动心。写张生直写到此田地时，须悟全不是写张生，须悟全是写双文。锦绣才子，必知其故。

五十六、《西厢记》写红娘，凡三用加意之笔：其一，于《借厢》篇中，峻拒张生；其二，于《琴心》篇中，过尊双文；其三，于《拷艳》篇中，切责夫人。一时便似周公制度，乃尽在红娘一片心地中。凛凛然，侃侃然，曾不可得而少假借者。写红娘直写到此田地时，须悟全不是写红娘，须悟全是写双文。锦绣才子，必知其故。

五十七、《西厢记》亦是偶尔写他佳人才子。我曾细相其眼法、手法、笔法、墨法，固不单会写佳人才子也，任凭换却题教他写，他俱会写。

五十八、若教他写诸葛公白帝受托，五丈出师，他便写出普天下万万世无数孤忠老臣满肚皮眼泪来。我何以知之？我读《西厢记》知之。

五十九、若教他写王昭君慷慨请行，琵琶出塞，他便写出普天下万万世无数高才被屈人满肚皮眼泪来。我读《西厢记》知之。

六十、若教他写伯牙入海，成连径去，他便写出普天下万万世无数苦力学人满肚皮眼泪来。我读《西厢记》知之。

六十一、《西厢记》必须扫地读之。扫地读之者，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也。

六十二、《西厢记》必须焚香读之。焚香读之者，致其恭敬，以期鬼神之通之也。

六十三、《西厢记》必须对雪读之。对雪读之者，资其洁清也。

六十四、《西厢记》必须对花读之。对花读之者，助其娟丽也。

六十五、《西厢记》必须尽一日一夜之力，一气读之。一气读之者，总揽其起尽也。



六十六、《西厢记》必须展半月一月之功，精切读之。精切读之者，细寻其肤寸也。

六十七、《西厢记》必须与美人并坐读之。与美人并坐读之者，验其缠绵多情也。

六十八、《西厢记》必须与道人对坐读之。与道人对坐读之者，叹其解脱无方也。

六十九、《西厢记》前半是张生文字，后半是双文文字，中间是红娘文字。

七十、《西厢记》是《西厢记》文字，不是《会真记》文字。

七十一、圣叹批《西厢记》是圣叹文字，不是《西厢记》文字。

七十二、天下万世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《西厢记》，是天下万世才子文字，不是圣叹文字。

七十三、《西厢记》不是姓王字实父此一人所造，但自平心敛气读之，便是我适来自造，亲见其一字一句，都是我心里恰正欲如此写，《西厢记》便如此写。

七十四、想来姓王字实父此一人，亦安能造《西厢记》？他亦只是平心敛气，向天下人心里偷取出来。

七十五、总之，世间妙文，原是天下万世人心里公共之宝，决不是此一人自己文集。

七十六、若世间又有不妙之文，此则非天下万世人心里所曾有也，便可听其为一人自己文集也。

七十七、《西厢记》便可名之曰《西厢记》。旧时见人名之曰《北西厢记》，此大过也。

七十八、读《西厢记》，便可告人曰读《西厢记》。旧时见人讳之曰“看闲书”，此大过也。

七十九、《西厢记》乃是如此神理，旧时见人教诸忤奴于红氍毹上扮演之，此大过也。

八十、读《西厢记》毕，不取大白酬地赏作者，此大过也。

八十一、读《西厢记》毕，不取大白自赏，此大过也。